

戰國中晚期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



呂世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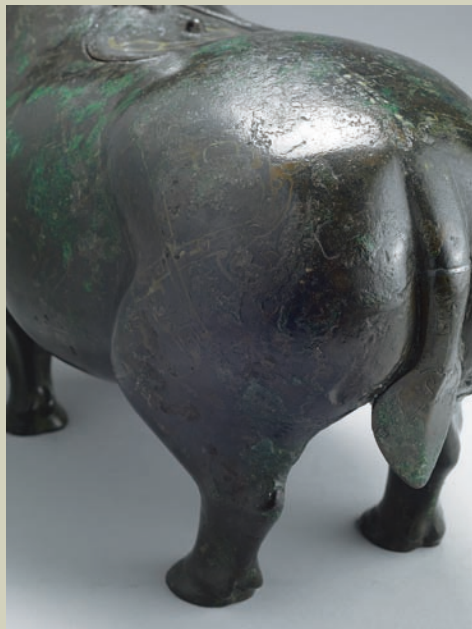
圖一 戰國中晚期 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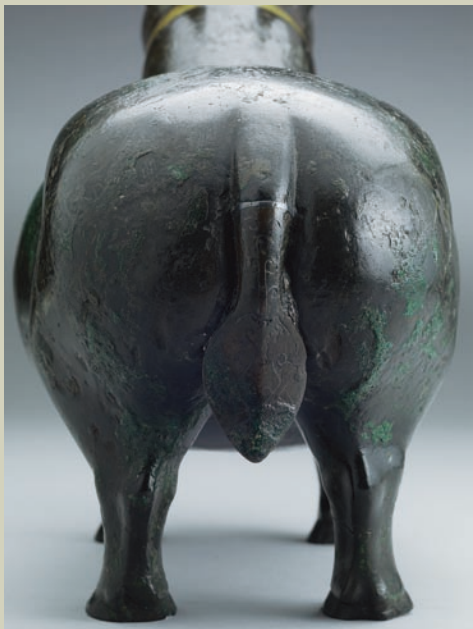
圖二 雙耳與口

在中國古代，除了一般習見的鼎、簋、爵、尊、盤、匜等銅禮器外，還有一種模仿動物外形而鑄作的「鳥獸尊」。目前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東側三〇五展廳所展出的〈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圖一），正是其中之精品。由於它的造型獨特、姿態生動、鑲嵌裝飾華美，因此深受觀眾的喜愛。

然而觀眾在欣賞文物之美時，也時常對它的外形、命名、時代、用途、紋飾、工藝等，產生種種疑問。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註一），結合文獻與考古成果，希望能使大家在欣賞〈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之美外，



圖四 蹄足和身軀



圖三 下垂尾部

尊〉，外形看來是模仿一種直立四蹄足的動物。它雙耳聳立、口微張有流（圖二）、尾巴下垂（圖三），又有粗短的蹄足和圓滾滾的身軀（圖四）。乍看之下好像是一頭小牛，因此過去便把這件器物命名為「犧尊」。

「犧尊」之器名，最早見於《詩經·魯頌·閟宮》：「白牡騂剛，犧尊將將」。由於「犧」是指用作祭祀的動物如牛、羊等，因此學者多認為其外形與動物有關。而《周禮·春官·司尊彝》所記六尊和六彝中，也包括了以鳥獸為名的雞彝、鳥彝、象尊、虎彝、雉彝等器物。因此北宋末年的《宣和博古圖》（註二），便依據《詩經》和《周禮》，將皇室收藏的鳥獸形銅器，分別定名為犧尊（圖五）、象尊、虎尊等。

然而，這樣的命名是不妥當的。因為此器缺少一個最重要的特徵，也就是「牛角」。在《論語·雍也篇》中，孔子曾對他的弟子仲弓說：「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雖然是耕牛的孩子，卻長著

赤色的毛和周正的角，即使不想用它來作祭祖的犧牲，山川之神難道肯捨棄它嗎？）。孔子深通禮儀，在他的概念中，毛和角乃是作為犧牲之牛最重要的象徵。然而細觀此器之獸首，就會發現它完全沒有角。從這一點看來，它所模仿的絕不是牛，因此不能命名為「犧尊」。

事實上，根據近年來考古出土的鳥獸尊，所模仿之動物已計有鳥、鴉、鴛鴦、鴨、牛、犀牛、羊、豬、馬、象、虎、兔、獾及神獸等十多種，範圍之廣遠超過「犧」的概念。



圖五 《宣和博古圖》之「周犧尊」

還能進一步瞭解它的文化意義。

外形與命名

這件〈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

遠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北方就出土了許多鳥獸形的陶製容器。至於銅製的鳥獸尊，則最早為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婦好墓中出土的銅鴉尊。其後在商代後期和西周，鳥獸尊極為流行，至春秋則逐漸衰微，但仍延續至戰國時期。

在漢代，鳥獸尊基本已經絕跡，因此漢代的學者解釋《詩經》和《周禮》中的「犧尊」、「象尊」時，或誤以為是在器身上畫了牛、象的圖像，或以為是用象骨、翠羽裝飾之尊，其實都純屬猜測。

至魏晉南北朝，由於盜墓盛行，許多商周鳥獸尊紛紛現世。在曹魏太和年間魯郡（今山東南部）曾出土外



圖七 《考古圖》之「象尊」



圖六 馬來獾（鄭至文 攝影）

因此，即使是把「犧尊」作為此類器物的共名，也是不合宜的。

如考察商周鳥獸尊之銘文，當時實多自名其器為「尊彝」，如守宮鳥尊銘：「守宮揚王休，作父辛尊彝，

其永寶」（註三）；西周盂駒尊銘：

「余用作朕文考大仲寶尊彝」（註四）等。然「尊彝」實為青銅禮器之共名，用作某一類器物的專名是不合適的，故學者多不採用。此外，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二號墓出土鳥獸尊自銘曰「孟鐘」（註五），因名稱過於罕見，學者多以為是地域之別名。

既然「犧尊」、「尊彝」、「孟鐘」都不適合用來命名，因此現在的考古學者多接受容庚一九四一年《商周彝器通考》所提出的說法，將此類器物命名為「鳥獸尊」。

其實這件〈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的外形，並非模仿熟知如牛、馬、羊等動物，反而類似一種現在只生活在東南亞和南美洲的「獾」（圖六）。「獾」這種動物的耳朵像馬，後腿像犀牛，身軀像豬，又有著能夠伸縮的短鼻又像象，所以也有一些古書稱牠為「四不像」。

為什麼中國古代銅器的外形，會去模仿一種生活在東南亞的動物呢？其實「獾」這種動物，也會在中國生活過。根據古氣候學家研究，從仰韶

文化到安陽殷墟（約距今五千至三千年間），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于現在攝氏兩度左右，一月溫度大約比現在高三度到五度（註六）。因此商代的中國北方，遠比今日更為溫和濕潤，應可適合「獾」的生長。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中，就發現過「獾」的遺骨（註七），不論其來源為何，「獾」曾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出現是無庸置疑的。

而「獾」在古代的傳說中，帶有許多神話色彩。唐代白居易曾作〈獾屏贊〉一文，認為獾是一種「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的動物，「生于南方山谷中」，特徵明顯類似今日的馬來獾。他還相信獾有神奇力量，不但「非鐵不食」，還具「寢其毗（皮）辟瘟，圖其形辟邪」的功效。而在近鄰的日本，也有著「獾」會吞噬夢境的民間傳說。從這些傳聞來看，或許古人塑造這種似「獾」的鳥獸尊，便是相信它能辟邪去凶，帶來好運吧！

時代與用途

鳥獸尊的出現其實是相當早的，

形為犧牛的鳥獸尊，上有銘文標明為齊大夫子尾送女之媵器。在西晉惠帝永嘉年間，軍閥曹嶷在青州（今山東地區）盜掘了齊景公冢，獲得兩件鳥獸尊，一為牛形，一為象形。因此蕭梁時名學者劉杳，據此推翻了漢代學者之認知，提出「古者樽興，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註八），這比較為正確的看法。

到了宋代，好古考證之風大興。

北宋後期呂大臨的《考古圖》，先對鳥獸尊進行了初步的研究（註九）。但他受漢代學者的說法所引導，誤以為所謂象尊便是器蓋上有象鈕之尊（圖七），而後《宣和博古圖》方更正其說。

而到了明清，鳥獸尊也受到帝王及士人的注意，而仿作了許多類似的器物，如本院院藏〈錯金銀雙羊尊〉（圖八）、〈天雞尊〉（圖九）



圖八 明至清初 錯金銀雙羊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戰國中晚期 山東臨淄商王村出土鳥獸尊



圖十二 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背部活動銅蓋

土，三里墩西漢墓同時出土戰國齊器，而中山國亦與齊國往來頻繁，故此類器物可能皆是齊地之作。在鳥獸尊的類型研究上，這是有重要啓發意義的。據此可推斷此件〈嵌綠松石

金屬絲鳥獸尊〉，應為戰國中晚期齊國之銅器。而從〈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的造型來看，其腹部中空，背上有一圓洞，上有活動銅蓋（圖十二），獸

首則有流口，當是盛放液體之容器。根據《周禮·春官·司尊彝》所記六尊和六彝，所容者皆過濾後專供祭祀所用不同的酒，所以鳥獸尊作為酒器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圖九 明晚期 鎔金銀天雞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而這兩件院藏鳥獸尊，皆為罕見戰國鳥獸尊中之精品。根據張臨生的研究，兩器與山東臨淄商王村（圖十一）（註十）、江蘇漣水三里墩、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所出鳥獸尊，無論大小、風格造型、裝飾工藝均相似，應皆為戰國中晚期器無疑。而朱林澤更進一步指出，商王村者是齊墓所出

皆是。而三〇五展廳所展出的〈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便原藏於清宮帝王理政之處的養心殿，可見其深受清帝喜愛的程度。此外，本院還另藏一件外形、紋飾皆與此器相仿的〈嵌孔雀石綠松石鳥獸尊〉（圖十），亦為清宮舊藏。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時，高宗為隆禮先師孔子，特頒內府珍藏周範十器賜予太學陳設，此即其中之一。



圖十 戰國中晚期 嵌孔雀石綠松石鳥獸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鳥獸尊	尊
商代	 商代晚期 鴉尊	 商代晚期 亞斚方尊
西周	 西周中期 象尊	 西周早期 大令方尊
春秋	 春秋晚期 鳥首獸尊	 春秋晚期 饗供尊
戰國	 戰國中晚期 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	

表一 商周尊與鳥獸尊之發展脈絡

接著在淺凹槽內嵌入金銀薄片或細絲，然後磨平。由於器表之銅與金銀齊平，又各具不同顏色之光澤，形成輝煌多彩之裝飾效果。

這件〈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通體器身以銀絲嵌錯出勾連雲雷紋，器腹又以紅銅絲盤繞嵌飾。作者者可能是要藉由這種紋飾，表達出「獏」獸本身毛皮的花斑或紋理，同時兼有雲氣圍繞的效果，以符合其神獸的身份。

其背蓋上則嵌飾金、銀盤龍紋

（圖十五），這種盤龍紋飾起源更早，遠在距今約四千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龍紋陶盤上便已可見。由於許多鳥獸尊在背上同樣位置，另鑄有一小型鳥獸，由此推斷此處盤龍紋飾，或可能用以代替鳥獸鑄鈕。

而此器之裝飾工藝，尤以獸首處為精。不僅用銀絲加強勾勒出眉毛、鼻梁及額頭之線條，又以綠松石鑲嵌，形成強健威武的視覺效果。此外，眼為金瞳，眼眶又加黑漆，頸部飾以金帶。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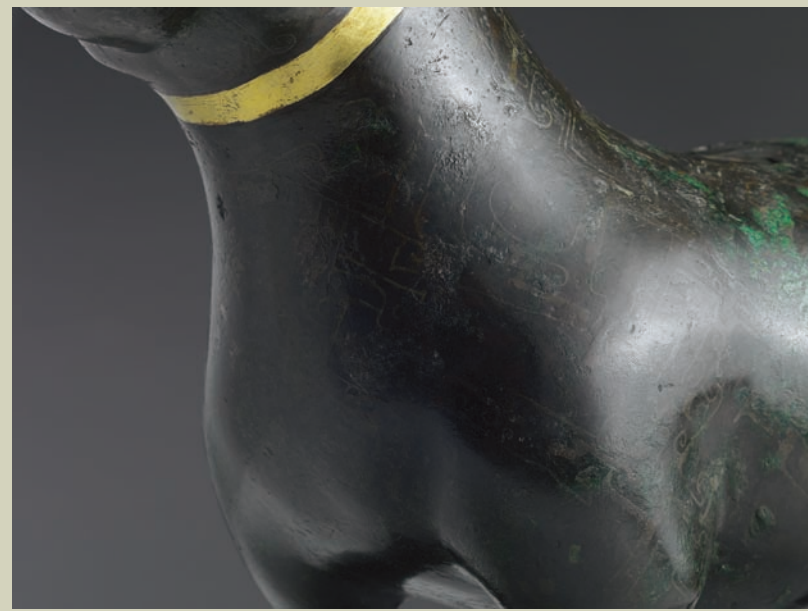
比之下，更添絢麗生動。

鳥獸尊與尊

在商周時期，除了鳥獸尊外，還流行一種同樣以「尊」命名的酒器。但「鳥獸尊」與「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器物，各自有著獨立發展的脈絡，好比河馬與馬、海豹與豹，絕不能因名稱相關便混為一談。

從器型來看，「尊」是一種侈口、鼓腹、高圈足的容器，外形或圓或方，與鳥獸尊之外形仿動物完全不同。從功能來看，兩者雖皆可盛酒，但尊無流口，而鳥獸尊有流口，顯見一為盛酒之器，一為注酒之器。從時代來看，兩者皆歷商、周兩代而並存，然西周中期後尊在中原地區已逐漸消失，春秋時期惟零星見於漢淮及江南地區，鳥獸尊則延續至戰國時期。因此尊與鳥獸尊，不論在外形、功能都有所不同，時代上更是長期共存，是有著各自的發展脈絡的兩類器物（表一）（註十一），也絕非前後繼承的關係。

既然兩者並非一類器物，為何



圖十四 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通體紋飾之金銀錯



圖十三 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獸首鑲嵌綠松石

因此過去研究的學者，多以為鳥獸尊即盛酒之器。但如果從獸首另有流口來看，其設計當是為方便讓器腹藏酒能從流口澆注而出，實與一般使用斗杓取酒的盛酒器功能不同，當為注酒之器。

紋飾與工藝

此器裝飾工藝極為華美，不僅獸首之眉額處鑲嵌綠松石（圖十三），通體又以金色及銀色之金屬嵌錯（圖十四），這和《莊子·天地》所說犧尊須「青黃而文之」的描述是一致的。

的。

鑲嵌工藝起源甚早，遠在距今約三千八百年左右的二里頭文化時期，便已使用綠松石鑲嵌在銅器上。綠松石（Turquoise）是一種藍綠色的礦物，又名土耳其玉，呈半透明或不透明，有臘質光澤。使用綠松石來鑲嵌銅器，不但對青銅鑄造工藝有要求，同時還因綠松石性脆，所以也要有良好的玉石切割技術。

而金銀錯之工藝更為複雜，其步驟是先在銅器表面預鑄出淺凹的紋飾，或以硬度更高之工具鑿刻凹紋，



圖十五 嵌綠松石金屬絲鳥獸尊銅蓋之盤龍紋飾

天人合唱—巧雕玉石展

常設展

陳列室：302

本院收藏的巧雕器，多為十八、九世紀的作品，除「真玉」外，瑪瑙、玉髓類亦常用「俏色」的處理方式，取材則靈活多元，從吉祥壽意、人物花鳥，甚至是果蔬肉品，包羅萬象，趣味盎然。其中，若要論最讓人印象深刻且鍾愛者，則非〈翠玉白菜〉莫屬，其天然材質、人為創作、象徵意義，三者搭配圓滿，最足以呈現天人契合之妙。

鐘鼎彝銘—漢字源流展

常設展

陳列室：301

〈宗周鐘〉是傳世西周天子—厲王胡自作器中最重要的樂器；〈毛公鼎〉則是西周宣王的叔父兼重臣—毛公所鑄禮器，鼎內鑄有舉世最長的彝銘。鐘銘一百二十三字、鼎鑄五字，雖不能概括所有商周金文，然「嘗鼎一臠」、「聞鐘半響」，也得以辨音知味，二器合計六百二十餘字的「鐘鼎文」，恰足作為探討漢字源流的題材。

我們謹以「鐘鼎彝銘」為展題，一瓣馨香，敬頌漢字王國的無量壽慶。



註釋

1. 過去本院器物處的前輩，如張臨生、朱仁星、朱林澤等，都曾對「鳥獸尊」為文進行研究。見（1）張臨生，〈院藏東周鑲嵌銅器（四）〉，《故宮文物月刊》第89期，1990；（2）朱仁星，〈戰國嵌綠松石金屬絲織尊〉，《故宮文物月刊》第200期，1999；（3）朱林澤，“Weinopfergefäß zun in Tierform”（戰國中期織尊），Schätze aus dem Nationalen Palastmuseum, Taiwan, (Vienna, Austria: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Press, 2008)。
2. （宋）王黼奉敕撰，《重修宣和博古圖》卷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3.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大學1941年版，頁431。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穫》，北京：文物，1961。
5. 寶雞茹家莊西周墓發掘隊，〈陝西省寶雞市茹家莊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4期。
6. 竺可楨，〈中國近5000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收入楊愛東編《天道與人文》，北京：北京，2005。
7. 見楊鍾健、劉東生，〈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中國考古學報》第四冊（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三），商務印書館，1949年12月。
8. 見《梁書·文學列傳》，台北：鼎文書局1980影本，頁715。
9. （宋）呂大臨撰，《考古圖》卷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10. 見《中國青銅器全集》9（北京：文物，1997）圖版46。
11. 表中〈亞醜方尊〉、〈矢令方尊〉、〈鳥首獸尊〉及〈嵌綠松石金屬絲織鳥獸尊〉皆為本院院藏。商代晚期鴟尊，河南安陽小屯五號墓（婦好墓）出土，見《殷墟》（北京：文物，2001）圖版34；西周中期象尊，陝西寶雞茹家莊一號墓出土，見《中國青銅器全集》6（北京：文物，1997）圖版171；春秋晚期蔡侯尊，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見《中國青銅器全集》7（北京：文物，1997）圖版69。
12. 王國維，〈說彝〉，收入《觀堂集林》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59。
13.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第四章，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

余初以尊之類觶、觚、壺、壘者歸之觶、觚、壺、壘，而以犧象諸尊當專名之「尊」。然「尊」

都以「尊」為名呢？由先秦文獻及青銅器銘文來看，「尊」本為酒、食類禮器之共名，王國維稱之為「大共名」。至北宋《博古圖錄》卷六、七中，將盛酒器如尊、觶、觚、壺等，皆名為「尊」，此即王國維所稱的「小共名」（註十二）。到了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對宋人所謂尊者加以細分，其云：

「尊」應專名為「酉」，可備一說（註十二）。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之名既已習稱，改定為觶、觶，終嫌無別。故今于似觶、觶而巨者，仍稱為「尊」焉。

因此所謂「尊」者，實為酒器

之共名。今日稱爲「尊」之銅器，實

因不知如何稱呼，故以其名作為專名

之用，乃權宜之計。故鳥獸尊與尊，

雖然名稱皆有「尊」字，但實為兩類

器物，不可加以混淆。事實上，近

年已有學者根據金文之字形，認為

在商周時代，青銅器的風格往往

以莊嚴典雅、氣勢雄偉為主。然而鳥

獸尊卻別開蹊徑，以其獨特的生動形

象和神秘魅力，吸引了貴族的喜愛。

因此在禮壞樂崩之後，許多舊有的青

銅禮器，或是紋飾日趨簡化，或是消

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但〈嵌綠松石金

屬絲織鳥獸尊〉卻隨著金銀彩石的裝飾

工藝，煥發出新的光彩，開啓了青銅

工藝史上的又一紀元。